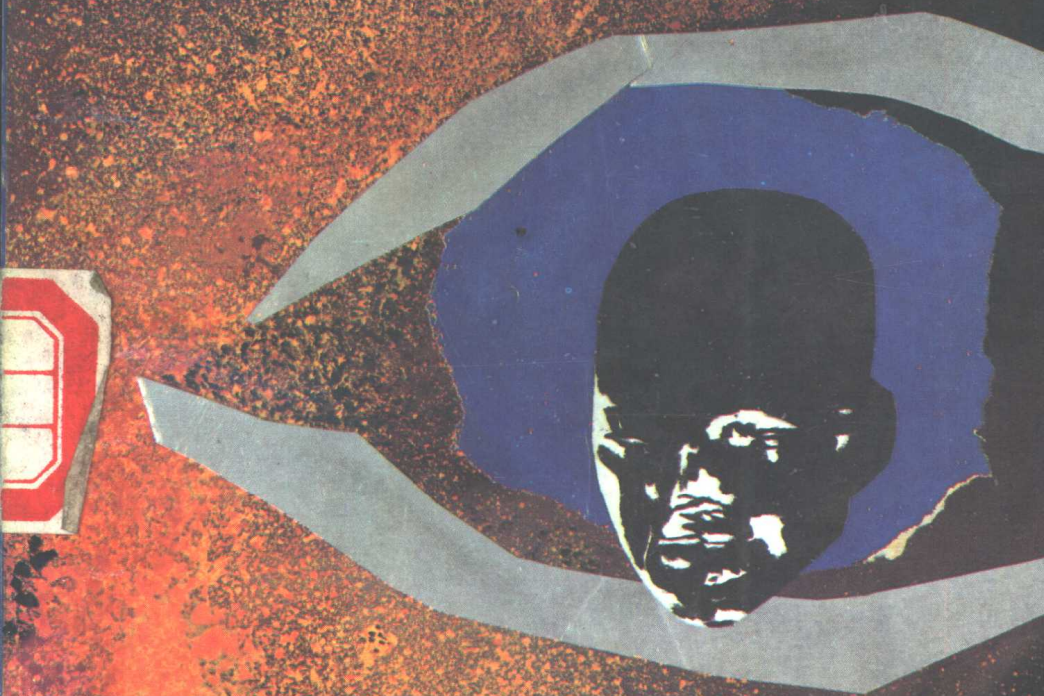


烛光下的 魔影

赵国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124756
6

烛光下的

魔

影

赵国兴
著

(晋)新登字2号

烛光下的魔影

赵国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印张: 10.5字数: 223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500册

ISBN 7—5378—0686—1

1·864 定价: 5.80 元

目 录

玫瑰色的陷阱.....	(1)
婚礼上的殡葬车.....	(76)
烛光下的魔影.....	(207)
“008”之谜	(286)

玫瑰色的陷阱

贪色郎邂逅多情女，尔迎我合

云雨欢撞来户藉警，凰惊凤飞

我是进城买小拖拉机的。可一进城，就被城里花枝招展的漂亮妞儿弄得眼花缭乱心旌摇动了。走在大街上，眼睛简直不够用，正盯着的这一个还没过去，那一群就又过来了。一个个都是那么娇艳，那么粉嫩，那么香气撩人，令人倾倒。惹得我站在百货公司门口，一阵阵想入非非：要能生活在城市该多好，弄一个豆芽儿似的嫩妞亲亲，也不枉活一辈子。可是，想总归是想，走遍了大街小巷，还是没一个妞儿答理我。听说有些私人开的旅店里，夜间可以添褥子（要娘们儿）。可我在私人旅店住下已经好几天了，也没一个人问我：“晚上增加不增加褥子？”

昨日下午，我在拖拉机厂整整等了四个小时，小腿肚子都站酸了，还是没开上票。当我垂头丧气路过电影院门口时，忽然心血来潮想来场电影看看。可售票窗口前的小黑板上分明写着“客满”两个大字。于是，我在原地转几个圈儿，就走近广告栏找消遣——广告上的女人比城里的妞儿更迷人，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地走了神。

“您要看电影吗？”

忽然，一个甜润柔美里还带有几分客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起初我还意想不到是招呼我的，只是下意识地转过身来。我打眼看时，面前竟是一个穿着俏丽的姑娘，她那对水凌凌亮晶晶的俊眼正冲我笑。此刻我仍怀疑她是不是同我说话，左右看看，发现十来米以内就只有我和她。于是，我的心立时急跳起来，蹦蹦蹦的劲头好似要跳出胸膛。我羞涩地瞟她一眼，只见她那双脉脉含情的眼睛仍在望着我，我方寸乱了，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这时她莞尔一笑却又开了腔：

“我原是约一个女友来看的，她有事不来了。我看您象外地人，看场电影也不好搞票。喏！这张就奉送您了。”

听她这一说我就更晕了，她甜美动听的声音就象是九霄云里传来的仙乐，她温文尔雅，落落大方且充满柔情的举止，简直似欧美神话戏中的天使。我没有敢接票，颤抖着手指先往兜里去掏钱。

“这票子是不收钱的。”

她没等我掏出钱包，便猛地一下子把电影票塞给我，随即一个急转身，“咯噔、咯噔”迈着急促而富有弹性的步子，向电影院走去。我望着她轻盈婀娜的背影，顿如灌下半斤烈性酒，胸间涌起一股热浪。

乍进电影院，黑咕隆咚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捏着那张票子正不知往哪儿走，就觉迎面飘来一股沁人肺腑的香水味儿，随后便有一只柔嫩滋润的手臂挽住了我的左臂，同时，我的耳际也触到一丝儿温馨的气息。

“我们的座位在前边呢。”

这声音轻轻的，柔柔的。但它却是那么令人陶醉，令人晕眩。我还没顾得侧目瞧她一眼，就腾云驾雾一般跟她向前

移步了。然后，我就象一个倍得母亲爱抚的孩子，机械而驯服地被按进一个空位置，我右边挨肩坐的，不言而喻是柔情如水的她。

电影早已开演，我却心猿意马地无心观看，虽然也装腔作势地目视着银幕，但反映入眼帘的却是浮光掠影般的人影晃动，和明灭闪现的色彩变幻；萦绕在耳边的却是杂乱无章的噪响，和断断续续隐隐约约的音符颤抖。我回味着刚刚发生、而且还正在发展着的一切，暗暗庆幸自己交上了桃花运。心想：自己是男子汉，应该主动进攻。可是，身边的毕竟不是个农村妞儿，而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城市摩登女郎。对这样的女子贸然进攻，万一举止失当，或者落套就俗，岂不……我正忐忑不安地思谋着，她用肩碰了我一下，随后，她柔软的小手慢慢地轻轻地按在了我的手上，先是柔柔地抚摩，后是揉搓攥握，而且那散发着香气的身子越来越朝我怀里倾斜。我紧张极了，昂首挺胸，腰板笔直，任她爱抚，任她亲昵，浑身虽然阵阵酥软，还硬支撑着纹丝儿不动。

“这电影真没意思。”

她蓦地扔出一句站起身，小手儿狠狠地、不情愿撒开地扯拽我一把，然后仄身离开了座位。行至过廊时，还回眸向我招了招手。我望着她的身影犹豫一刹儿，便也起身尾随过去。

电影院门口，灯火辉煌。我站在台阶上张望，她正站在马路边上冲我招手儿微笑。我移步向前，她却又向马路对过跑去，蝉翅儿似的白色连衣裙被风儿撩起，露出两条白玉般颀长的腿；红玛瑙似的一对红色凉皮鞋，在灯照里起落闪烁，恰似两团火苗儿跳跃舞动。我停下身，眼瞧着她消失在

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巷子里，那颗心就象一下子泡进了冰水里，刹时一种强烈的失落感笼罩了我的周身。我怔怔地截在那儿，泥塑般对着那个巷口出神。蓦地，眼前一亮，她又在巷口出现了，眼睛还是那般温情脉脉，笑容还是那般甜美动人。不同的是，她的身边多出一辆耀眼明光的红色摩托车。在摩托车的衬托下，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。

“过来呀！”她冲我招手道，从容大方得就象招唤自己的挚友情人。

我紧迈双腿迎她走过去，迫近时却又放缓了脚步。

“你住哪儿？”她问。

“圣贤胡同一个私人旅店。”我答。

“干么住那儿？脏乎乎的。”

我翕动一下嘴唇，正不知如何回答。她又接道：“住我家好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取东西。”

我拍拍右手里的黑提包：“我的东西全在这里。”

“那就跟我走吧。”

她熟练地启动了摩托，带上我向前驶去。起初车速缓慢，我在她身后还可以坐得稳，待转入偏僻的街道时她加快了速度，我就有些坐不牢了，特别在车速骤变时，我的身子不是前冲就是后仰，几次差点儿摔下来。我紧张得出了一身汗，她却格格笑个脆响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笑你忒封建。”她答。

“你说错了——我可是个现代派。”

“那你干么不搂住我的腰？”

我在她的启蒙下，十分谨慎地分别用左右手的三个手指

捏住她连衣裙的束腰处，我的前胸和她的后背还极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摩托车继续驶进，不大会儿就听到了长江的浪涛声。渐渐，马路两旁的建筑物也低矮了许多，而且还连不成片儿。于是我狐疑地问：“你家住哪儿？”

她没有正面回答我：“快到了。有现代化交通工具，远点不怕。”

摩托车在江堤上打一个旋儿，随后便在土路上颠簸起来。我又坐不稳了。这时，她索性回臂拽一下我的手：“抱住！两臂紧紧抱住我的腰！不然……”

说心里话，我早盼搂紧她了，只是不敢罢了。她要是个乡下妞，扯衣服的事儿我也早完成了。现在，路灯没了，车在黑暗中奔驰，反正没人看见，又是她勾引的，抱紧她何妨？于是，我张开双臂搂住了她。刹时便嗅到了她胴体的芳香，觉出了她玉肌的颤动。我闭起眼睛贪婪地体味着城市妞儿的风韵。我醉了。

摩托车猛地一个蹦高，我同她的身体一块儿离开座位，又重重地同时落下来。这时，我悠悠飘浮着的魂儿又回归了躯壳。便问：“快到了吗？”

“就到了。”说着，她再次回臂拽起我的手放到她的乳房上，“搂住这儿，我舒服。”

我的胆子骤然大起来，两只手毫不犹豫地摸到了她的两个乳峰，圆圆的，高高的，随着她身体的起伏，很有节奏地颤动着。“你开慢点。”这时，我听自己的声音就象是梦里传来的。但是，有一个意识还是很清晰：不能死攥着她那两个肉馒头，我愿意轻轻地抚摸，仔细地玩味，希望摩托车蜗

牛般地缓缓蠕动，好在醉醺醺的神智飘忽迷茫中，多沉浸那么几分钟。

“到了！”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也不知过了多少路程，摩托车在村头的一个门前停住了。我直至听到她的声音才从沉梦中睁开眼睛，才松开贴在她胸前的两只手。

门是虚掩着的。她将摩托车推进院子，便把我领进了北屋。屋里黑咕隆咚的，但却弥漫着一种十分好闻的香味。我仅在屋中央打一个旋儿，就被她扯住胳膊拽进了暗间。

“这是我的卧室。”说着她就势将我按在一张软绵绵的沙发床上。“你先耐着性儿等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完，她探颈亲吻我一下，转身离去了。这时我才发现这间卧室的东侧还有一个套间，她仄身儿迈了进去。

我浑身火辣辣的，焦渴难捺。大约等了那么一分钟，套间的门口白光一闪，她出来了，是光着身子出来的，浑身一丝儿不挂，动作是那么迅疾，那么疯狂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她已经扑到我身上，横倒在我怀里。我做为男子汉，自然不会示弱，三两把将掉衣服，便发疯似的同她滚抱在一起……

就在这当口，院门被敲响了，咣咣咣十分急切，还杂有粗壮的喊声：

“开门、开门！查户口！”

她吓坏了，赶紧往下推我，我吓傻了，神经质地坐直了身。

“快！”她胡乱地将衣服塞给我，“被捉住了是要蹲大狱的！”

我手忙脚乱地穿上一条裤子，拎起褂子就要往外冲。

她一把拽住我：“快跟我来！”

我急急忙忙跟她钻进了套间。想不到这套间还有一个侧门。从侧门出来，正好查户口的到隔墙邻居家去了。她带着我乘机溜出院门，绕到房后。她颤颤惊惊地朝小路一指：

“快！明天八点电影院门口见！”

我紧张得两腿有些软瘫了，但依然跑得很快。大约跑出三四百米的样子，小路才同一条较宽的土路相交。这时，正好有一摩托车经过，年轻的驾驶员大概是刚出了车祸，脸上红一块紫一片地涂满了药水，两腮和右眼上还绷着三块大纱布。

“是到市里去吗？”驾驶员刹住车问我。

我喘着粗气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上来吧，捎你一节。”

谢天谢地，撞上了好人。我坐上摩托跑出好几里路，才发现自己的裤子穿反了，还赤着上身。直到这时我还蒙在鼓里，尽管冷嗖嗖的，身上直起鸡皮疙瘩，心里却是热腾腾的，眼前还晃动着那摩登女郎的情影，还惦着明天八点同她会面呢。

摩托车在黑暗中飞驰足有一个半小时，我这才渐渐意识到要上当。但是已经晚了。驾驶员将我扔在一个路口，便似地隐进了无际的沉沉夜幕。我凄凄惨惨地望着手里的那件女人的破背心，禁不住呜呜咽咽地哭起来。这时，身边偶尔也有汽车、自行车驶过，有个别同情者还停下来问我为何这样悲伤。可我有口难言呀！怎么说呢？说自己为嫖女人把装有整整三千元的人造革提包丢在女人家里啦，还是说我死了

爹妈呢？人家见我不言语，又是那般打扮，都把我当成了精神病患者，急忙躲走了。

然而，直到这时，我还存有一丁点儿的侥幸心理。我将裤子兜里的一点零钱清点清点，到夜间营业商场买了一件最便宜的衬衣穿上，就早早到电影院门口等去了。可是，我等啊等，一直等到九点半钟，还不见那小狐狸精的影儿。我看没有指望，就厚着脸皮来公安局报案来了……

听罢赵小甲陈述的案情，市公安局刑侦科科长曾荣，她秀目炯炯地上下打量着眼前的这位面带痛苦、懊丧乃至还有几分羞赧的年轻人，一时间陷进了无言的深思。

她是在智破皇后案以后，因解决夫妇两地分居，从河北刚调入这座沿江重镇 S 市的。在河北，她做为省会的刑侦科副科长，破获过各式各样的经济诈骗案，还承办过不少棘手的暗娼卖淫案。但象眼下的这种用色相骗取巨款、使受骗者尝到甜头，有苦难诉的案例，她还是第一次经历过。她曾多次听说过，某某到某某开放城市出差，一下车就被妙龄女郎的媚态色相勾引到巷道里去了。然而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热烈的亲吻和忘我的作爱，而是立眉竖眼汉子们的一顿拳打脚踢，然后问一声：是“私了”还是“官了”？这些时时刻刻都梦想着拈花问柳的人，有的是大公司的堂堂业务，有的是大机关全权派员，有的甚至是常驻办事机构的负责人……他们在小巷陋屋吃过苦头之后，还得颤颤惊惊地乞求“私了”。于是，轻者被掏空腰包，掳去细软，重者只落得一只裤头，一件背心。这些人回到住处之后，不仅不敢报案，还会为自己的遭难编一个官冕堂皇的理由。他们这样

做，不仅保护了那些骗客，助长了骗客们的气焰，甚至还会导致谬种流传，壮大黑社会的队伍，为社会埋下一股动乱不安的“潜流”。这些好色而又爱面子的吃“皇粮”者，若同眼下的这个年轻农民比起来，赵小甲堪称是个勇士。可以设想，如果每个上当受骗者，（包括众多遭奸污蹂躏的青年女子）都能象赵小甲这样抛弃虚荣大胆揭发，那么，我们的整个社会秩序，必将有一个不小的改观。

“你不务虚荣，勇敢报案，这很好。”曾荣鼓励赵小甲道，“但是，为了尽快破案，你还得仔细回忆一下，争取尽可能多地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细节。”

赵小甲欠身欲起：“我都原原本本地说了。”

曾荣打个手势示意对方坐下：“是的，你陈述得非常详细。不过，有些被你忽略了的东西，我们还需要问问。”

赵小甲点点头：“您问吧，我一定好好想想。”

“刚才你说了，你的裤子和那件女人的背心，都是那个女人塞给你的。而那个女人从套间出来时是光着身子的。这就是说，那件女人背心并不是她当时脱到床上的，对吗？”

赵小甲眯眯眼睛：“没错儿，是这样。”

曾荣转过脸儿望着正做笔录的女侦察员邹小曼：“小邹！你去告诉一声，那件女人背心是案犯转移侦察目标的障眼法，不要用警犬追踪了。”

不待邹小曼走出值班室，她又转向赵小甲道：“还有，你沿着小路跑到那条较宽的土路时，正好有一辆摩托车开过来，主动提出要捎你一节。你不觉得这个脸上贴有纱布的人可疑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赵小甲陡地挺直了腰板，惊愕地看着刑侦科

长，“我当时很感激他，觉得他……”

曾荣不大明显地摇摇头：“从你反映的情况分析，这个开摩托的很可能是同案犯。他们为了迷惑你，叫我们找不到发案现场，就带上你去沉沉夜色中乱撞了一个多钟头。估计已经把你转迷糊了，就扔下你跑了。”

赵小甲无限沮丧地晃晃脑壳，随之又懊丧地垂下了头。

“所以，”曾荣接道，“你要好好想想，能不能把这个开摩托车人的长相身高，五官特征，以及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等，如实地描绘出来，以供我们破案时参考。”

“天黑，我只看到他右眼和两腮上都绷着纱布，至于身材，他压根儿就没下过车，没法儿说准。”

曾荣轻轻地又是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：“他同你说过什么吗？”

赵小甲仰望天花板思索一会儿：“他说过：你小子是不是嫖女人去了？要是，当心点，叫公安局捉住，少说也得蹲三年大狱。”

“还说过什么？”曾荣边记录边满意地轻轻颌首。

“再没说过别的了。”

曾荣从记录本上抬起头时，正好邹小曼走进来。便冲邹小曼道：“你再跑一趟。把我办公桌上的画夹子拿来。”

“凭你昨夜的印象，”曾荣再次转向赵小甲，“如果你带到发案现场，你能认出来吗？”

“我想能认出来。那个院子在村北头。院里一座北屋，一座东屋。从院里看，北屋好象一明一暗两个房间，可进屋以后才发现，那个暗间还连着一个套间。”

赵小甲的话显然引起了刑侦科长的重视，她沙沙有声地

将这情况记录下来，最后还在那几行文字的左上角处，划上一个只有自己明白的重点符号“△”。

“来去的路线一样吗？”

“不一样。”赵小甲抓抓脑瓜道。

“怎见得？”

“有一点我不会记错：去时我听见了长江的浪涛声。是在江堤上转的弯；回来时，既不闻涛声又不见江堤。”

这时邹小曼进得屋来。曾荣一面伸手从小邹手里接画夹、画笔，一面对赵小甲说：“下面你要象小说家描绘人物那样，再把那个女人的形象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从身材个头、穿衣打扮到五官发型，详详细细地描述一遍。因为你的这番描述，可能是破案的一个关键环节。”说到这儿，她已经将画夹铺在桌上，将画笔握在指间。

赵小甲又抓一会儿脑门，随后昂头端详了一会儿邹小曼，有些难为情地红着脸儿道：“我说了你们可别怪罪；那个女人，从身高，胖瘦、线条，走路姿势，都特别象这位同志。”他指了指对面的邹小曼。

在场的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平时就爱嘎嘎笑个不停的女侦察员白冰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尤其脆响。诚然，在眼下这种严肃场合，她是很注意控制自己的。可刚才的事儿太逗了，哪能憋得住啊！

“小邹！你索性站起来，走给他看看。”曾荣收敛笑容对邹小曼说：“要真的那儿都象，我就省劲多了。”

小邹红着面颊，真的动作起来。

“你可一定看准！”曾荣说：“那怕有一星一点点儿的不象之处，也千万要指出来。”

赵小甲前前后后，上上下下，反反复复打量小邹好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说真格的，如果让这位同志穿上那个女人的衣服在街上走，我要不揪住她送公安局才怪哩。”

“真的那么象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好，你说五官发型吧？”

“五官也很象。”赵小甲十分肯定地说，“所不同的是那个女人敷了香粉，抹了口红，沾了假睫毛，描浓了眼眉。再就是，她的嘴角上，好象有一个绿豆粒大小的美人痣。”

“不要好象。”曾荣边挥动画笔边叮咛赵小甲，“要说准确，到底有没有黑痣？”

“有，肯定有。”赵小甲改口道。

“左边还是右边？是嘴角还是上嘴唇上？”

赵小甲指指自己的上嘴唇：“就是这个位置。”

曾荣凝视一会儿赵小甲，随即又朝画稿点上一笔，问“戴没戴耳环之类的装饰品？”

“戴着呢。是一个翠绿色的小滴溜儿。”

曾荣停笔一愣，然后对白冰说：“小白，你去拿耳环盒来，叫他辨认一下。”

白冰应声走了出去。曾荣埋头修饰着面前的画稿。邹小曼凑来一看：啊呀！真神！我的形象已经十分逼真地落在画纸上了。她咂咂嘴儿，打心眼里佩服自己的科长。

白冰转了回来。邹小曼从盒里拎起一件又一件的耳饰，比划着给赵小甲看。盒里装着各式各样的耳饰，是曾荣来后新近购制的，是专为绘制女犯的图像配备的。想不到真的派上了用场。

“就是这种耳环。”当小邹拎起第十二件耳环附在自己耳际比照时，得到了赵小甲的肯定。

曾荣轻运画笔，将耳环落在画稿上，然后轻松地离开座位，走至对面的墙角处，“嚓”地一声拉一下吊在那儿的白丝绳头，将罩着半边墙壁的乳白色的壁帘卷起来，露出一排挂在墙上镜框里的各色女式发型。她指着镜框召唤赵小甲道：“你来仔细辨认一下，看那个女人蓄的是哪种发型？”

曾荣这骤然一拉壁帘，刹时令蓬华增辉，惊得赵小甲简直有些目不暇顾了。他睁大眼睛在众多女人照片中搜寻觅找，终于找到了昨晚那女人蓄的那种发型。指给曾荣说：

“就是这种。”

“看准了？”

“看准了。”

“没有错？”

“肯定没错。”

“好。”伴随着“好”字出口，曾荣便又走回画夹前，全神贯注地作起画夹。

室内出奇地宁静。作画人旁若无人地时而描摹修饰，时而审视端详，小邹和小白屏息探颈地站在左右观看，两人都被科长娴熟的绘画技巧陶醉了。赵小甲在静默中又想起三千元拖拉机的款，懊丧呆板得就象佛殿里一尊悲面佛。

“你过来看看！”时间不长，曾荣就打破了缄默。她将画夹转一个方向，指着画稿让赵小甲看。“你看象不象那个女人？”

“象，象！”赵小甲一迭声地道，“象极了，就象为她拍了一张彩色照片。”